

译文

“我希望身边有人陪伴，但同时拥有独处的自由”

让-雅克·桑贝 黄荭(译)

马克·勒卡尔庞蒂耶(以下简称“马克”):有善始善终的友谊存在吗?

让-雅克·桑贝(以下简称“桑贝”):当然,说起来好笑,但实际上,结局圆满的友谊应该是持久的友谊……一段能修成正果的友谊……就像一个修成正果的婚姻……这也许是人类对抗孤独做出的终极尝试之一。

马克:一些人觉得维系友谊需要常联系。要关心,要体贴……

桑贝:是啊,是该这样!我们可以、应该、也有必要这么做。但是这也需要勇气……

马克:您不太擅长对其他人表达依恋之情?

桑贝:我想是这样。我得承认:我确实不属于擅长表达的那一类人……

马克:打电话会让您感到焦虑,感到烦躁?

桑贝:是的,所有实际要做的事情我都觉得很复杂。电话……要知道电话在哪儿,接通它。如果我找到电话,打过去结果却是留言录音,这会让我很抓狂、很生气。对我来说,如果电话打不通,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!

马克:这难道不是一个借口吗,因为您更喜欢别人打电话给您?

桑贝:不是的。呃……不是。或许吧。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,打扰别人……

马克:但这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傲慢或自负……

桑贝:……自负肯定是有,但不幸的是,确实是这样,这一点我做得不是很好。当我打电话的时候,我怕自己不是太冒昧,会不会打扰到别人……

马克:我们或许会相信一种特殊的、非同寻常的关系,并最终意识到那不过是一种幻觉吗?

桑贝:是的。但是我们常常沉溺在这种错觉里!我们不能,或者我们不愿意相信,自己错了,或者自己被欺骗了。我们沉溺其中是因为我们害怕孤独……

马克:孤独会让您焦躁不安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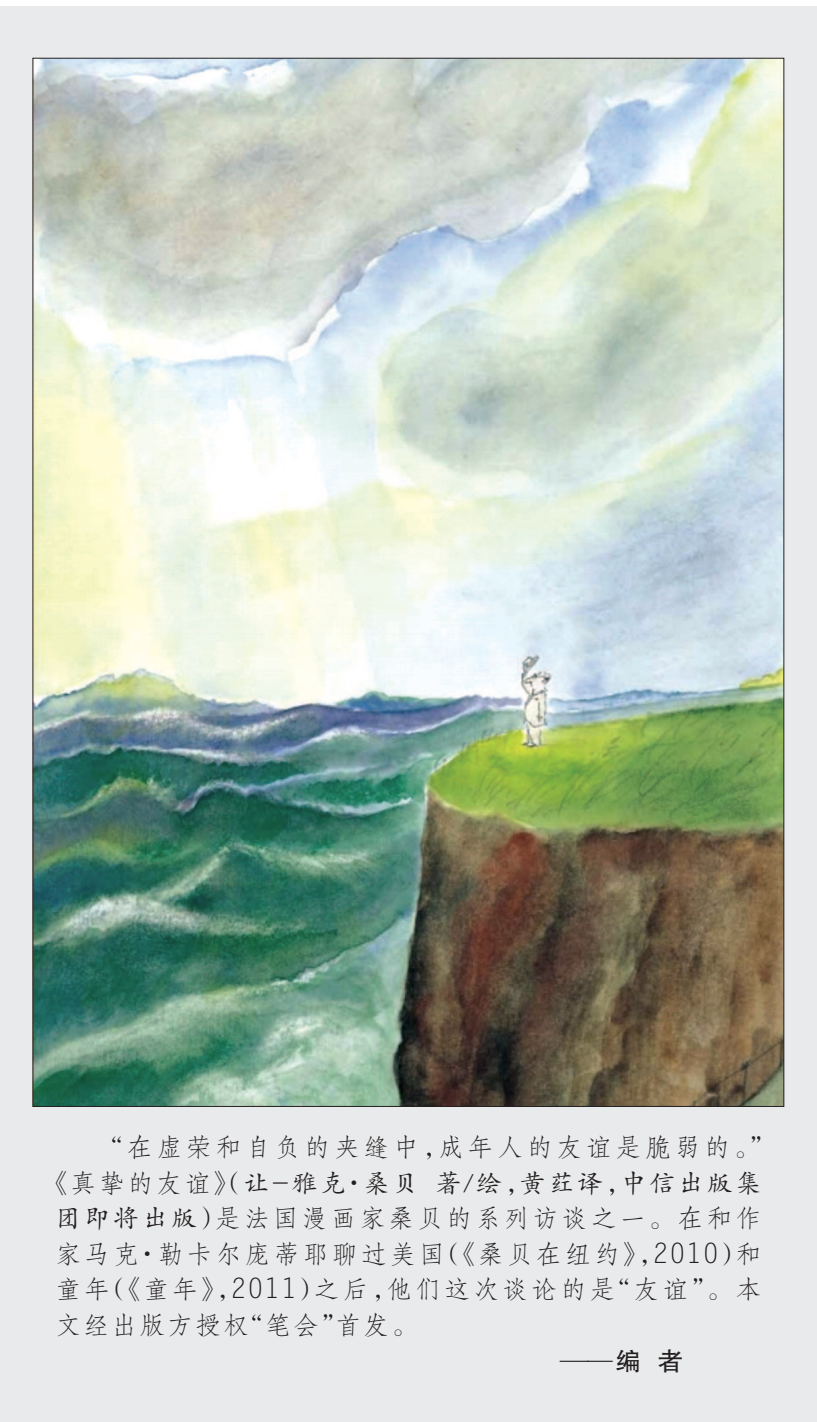
桑贝:所有人都会。我的工作需要独处,但我也渴望有人围绕在我周围……我希望身边有人陪伴,但同时拥有独处的自由!

马克:无私、纯粹的友谊真的不存在吗?

桑贝:这是个好问题,很耐人寻味!这就像人们以为是金钱毁了一切……生活就是这样。前几天,在餐厅,结账的时候,和我一起吃饭的人跟我解释说:“如果是哥们儿,我们就亲兄弟明算账,各付各的。如果是朋友,那就请你你或你请我。”最后我们各付各的。

马克:金钱把很多事情弄得很复杂,不是吗?

桑贝:这可能会让您感到吃惊,感到好笑,不过我经常想起一个友谊的瞬间,我觉得那一刻很伟大:我在瑞士出了意外后被送回法国巴黎硝石库慈善医院。当我在病房渐渐恢复了朦胧的意识,我看到病房里有几个朋友,还有一个意大利餐馆老板,我经常去他位于圣叙尔比斯广场的餐馆吃晚饭。餐馆老板走到我跟前,简短地说了几句话,然后就离开了。当我在床上翻身时,我感到睡衣胸前的口袋里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,结果发现……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!在不知不觉中,他什么也没说,就偷偷塞了这张钞票。直到今天,我还会问自己这个问题:是怎样的友情促使他这么做,让他猜到这三年来,我搭乘飞机、直升机和救护车回来,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重新走路、恢复正常的生活,我在考虑自己日后的生活,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:“我要如何摆脱困境?我还能再画画吗?”而他,就这样,本能地,友好地,悄悄地,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摸口袋,掏出这一百欧,偷偷塞到我的睡衣口袋里,这样我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。我把这一奇妙的举动看作是对我当时心情的理解。有人或许会觉得有伤自尊。我的几个亲友都对这一举动感到很吃惊。而我不会,我在其中看到的是一种善意和关心,他知道我在考虑一些非常物质的现实问题。啊,是的,对我来说,那是一个



“在虚荣和自负的夹缝中,成年人的友谊是脆弱的。”《真挚的友谊》(让-雅克·桑贝 著/绘,黄荭译,中信出版集团即将出版)是法国漫画家桑贝的系列访谈之一。在和作家马克·勒卡尔庞蒂耶聊过美国《桑贝在纽约》,2010)和童年《童年》,2011)之后,他们这次谈论的是“友谊”。本文经出版方授权“笔会”首发。

——编者

真正纯粹的友谊的时刻!

马克:友谊总是很脆弱?您是否有点怀疑它会天长地久?

桑贝:我毫不怀疑。我认为它非常脆弱。我不怀疑水晶的纯粹,但我发现水晶非常脆弱。

马克:在您的一幅画中,您说:“爱不是靠说的,爱是靠证明的。”那您会不会说:友谊不是靠吹的,友谊是靠证明的?

桑贝:对我来说,这是生活有趣的一面。什么话都说得通。“爱不是靠说的,爱是靠做的。”如果对有些人来说,爱的证明就是要杀死情敌,要求这样的证明就有点过分了!所有悲剧里全是这些爱恨情仇。有多少女人盼着自己的情敌死掉……

马克:友谊不会好到原谅对方的过错的程度吧?

桑贝:生活中就是这样啊!我们什么都可以原谅,只要它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

马克:比如说,您会原谅一个老是迟到的人吗?

桑贝:这个嘛,这很讨厌,让人难以忍受。我以前有一个女性朋友,她老爱迟到。我们去剧院,所有人都烦我们,因为我们总是在演出开始的时候才到。一次,两次,三次,十次……我警告她:“要知道,总有一天你来的时候会找不到我。”事情也真的发生了。有一天,我们约好八点半见面,到了九点半她还没来,我就走了。后来她冒着雨来了,因为在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时总会下雨……而我已经走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我早就知道这是无法弥补的。她永远不会准时,永远不会。就算我撒谎也无济于事,我对她说:“我们去看戏,八点开演”,她会打电话去确认,结果发现我是骗她的,最后她还是姗姗来迟。她不是故意的,她就是没办法守时。她做不到。

马克:您呢,您守时吗?

桑贝:我啊,我经常迟到,偶尔也会准时一次。以前我住在龙之街,要步行二十分钟去谢尔什-米蒂街去见妻子。每次去吃晚饭我都会迟到。而且都能找到很好的借口,都是真的:就在我准备出门的那一刻接到纽约打来的电话,总是这样。有一天,她对我说:“你真让人受不了。”我对她说“是啊”,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她对我说:“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迟到吗?”我对她说:“听我说,刚才,我接到一通纽约打来的电话!”“不,”她对我说,“你在瞎扯!明天,你会说是埃菲尔铁塔倒在你的屋顶上,总有什么事……其实你迟到只有一个理由:因为你知道我会等你,就这么简单。”我被狠狠数落

李荣先生《咸蛋·藏菜》(刊1月18日“笔会”)提到他同我就“藏菜”(青菜)之名探讨一事,并建议“唯一可取的办法,首先是取一个‘集注’的态度,把那些‘混乱’都一一摆出来,然后再一一梳理一下”。我自2008年发表《青菜原名叫藏菜》(11月18日《文汇报·笔会》)后,继续在收集有关资料。记载到蔬菜名的文献很多,但很复杂,也很难混乱,甚至互相矛盾。这或许同文言记录过分简单,归类标准不一,或不熟悉农作物,以及没有图示等有关。要弄清“藏菜”之名来历,其中两个蔬菜名先要理清,一是白菜,二是油菜。

文献中把好多叶菜都归在“菘”的名下,那么“菘”是什么呢?《乾隆上海县志》卷之五说“菘菜,即白菜”。《同治上海县志》卷八也说“白菜即菘菜”。也有说是两种菜的,清末《华亭乡土志》“物产”云:“蔬属,如菘菜、白菜,皆御冬之具”。白菜又是什么菜呢?看似非常简单,但因文献记录“不一”,阅后是不能一下子下结论的。在上海,白菜是指“大白菜”“黄芽菜”,小时候,我还听到过大人称“胶(沪语读音“浇”)菜”。而《民国宝山县志》中塲(棵)菜、青菜都“俗呼白菜”(卷六),《民国上海县续志》的记载还有“腌蔬。仲冬时取白菜加盐,匀置于缸,用石压之”(卷八),“白菜”可以用来腌咸菜,这明显指的不是

黄芽菜而是“藏菜”。在我阅读范围内,明弘治年间邝璠的《便民图纂》中是把“白菜”和“藏菜”分开记载的(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,第62页),表明它们是两种蔬菜。《便民图纂》是作者中进士后第二年(1495年)到苏州府吴县任知县,在其任内编写的。

文献中“菘”下面又包括“油菜”。称其为“油菜”,是因为结的菜籽(“籽”被写作“子”)可用来榨油,属食用、榨油两用的白菜型品种,同现在种植的油菜完全不同,也有必要说清楚。《便民图纂》详细记载是:“油菜:八月下种,九月治畦,以石杵春穴分栽,用土压其根,粪水浇之。……蔓长摘去中心,则四面丛生,子多。”(同上,第62页)介绍了两个特点:一是“以石杵春穴分栽”,其种植方法在1960年代上海农村还是这样,“石杵春穴”实际操作是用下部装有

了一番,从那天以后,我就一直都很准时。因为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……如果我迟到了,我会很难过,会很不好意思。

马克:您说:准时到,“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。”那是不是有什么是您力所能及的事呢?

桑贝:啊,有啊,比如用捷克语唱歌,我就不能……

马克:当然,不过物质生活中需要努力的一些更具体的事,是您“力所能及”的吗?

桑贝:恐怕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努力吧,而这个,这让我厌恶至极。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轻松点儿的事呢?一切都让我厌烦。所有一切。刷牙,穿衬衫,所有事情都需要努力,无一例外。啊,我对天上创造这种运作模式的那位很不满意!

马克:约某个人下棋和约一个自己心爱的女人,这也需要努力吗?

桑贝:开始的时候不需要!

马克:是时间把事情变得复杂了?

桑贝:要越来越尊重对方。这很复杂,人际关系……

马克:友谊和爱情一样复杂?

桑贝:(沉默)在爱情里,我们都是怪物,我们互相占有、互相吞噬,一旦对方被吞噬了,你会责备他,责备他迷失了自我,而当他没有想方设法占有你、控制你,你又会埋怨他,因为你感觉他对你不感兴趣。这一切一点也不好笑,简直就是疯狂。友谊也无法完全逃脱爱情里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和刷存在感的欲望……

马克:因此在一起总是很难?

桑贝:米蕾耶和让·诺安有一首歌,很好听。歌词大意是这样的:“如果我能否爱你一点,哪怕一点点,就一点点,就一点点,啊,生活就会好过很多,再没有摔碎的碗碟,诸如此类。”……女歌手列举了所有可能会变好的事情,如果她可以少爱她的伴侣一点……“如果你梦里不那么唠叨……”很有魅力的一首歌。生活的学问,我啊,我是从歌词里感受到的,而不是从哲学里面!歌里的真相可见太多太多了。要写出好歌,那得是高手才行。得是米蕾耶、让·诺安或夏尔·特雷内……居伊·贝阿也可以,还有甘斯布……

米蕾耶和让·诺安还有一首歌也很有趣。是一个女人说她很开心,今晚她和情郎有约。所以她准备了一顿美美的二人晚餐,穿上新裙子,忙得像个疯婆子。那家伙来了,入席用餐,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副歌是这样唱的:“男人就这副德行,亲爱的……”歌里故事的后续是:三天后,突然有人按门铃,她穿得随随便便就像干粗活的女佣,屋里又脏又乱,而他却扑到她身上,简直是疯狂的激情!我很迷这首歌,因为它说的是鲜活的人生,而不是人生的道理。

马克:就像您的画……

桑贝:我没意识到这一点。我希望人们相信我,我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问自己,这值得做,还是不值得做。我告诉自己,我做了我能做的,但说到底,我也不知道答案。

马克:有点膨胀的自我,看别人时不屑的目光,您的画里不乏这些。但现实的、真正的友谊却很罕见……

桑贝:我印象中是这样的。即便大家是哥们,是朋友,已婚或未婚,在一起旅行,总会有一些麻烦出现!也许您自己也注意到了……

马克:会有摩擦,会有争执……

桑贝:我想是的。

将近十年前,我在《音乐爱好者》杂志上看到一篇署名潘隽玮的文章,内容谈他如何热爱、学习、演唱舒伯特声乐套曲《冬之旅》的过程,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音乐的赤诚之爱,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。在《音乐爱好者》编辑胡越菲的热心帮助下,我与潘隽玮很快联系上,得知他原来是瑞金医院北院一位年轻的泌尿科医生。虽然我俩年龄相差二十多岁,但在热爱音乐的趣味上非常相投——特别喜爱德奥音乐,都是瓦格纳迷,还都爱好文学等等。诸多深层次的精神共鸣,使我们成了忘年交。在这些年的交往中,更令我钦佩的是,作为一名非音乐专业人士的音乐爱好者,潘隽玮却在从事着一件普及推广古典音乐的非常有意义的事,而且至今已持续了十年之久。这事须从头说起。

潘隽玮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,后留学法国,回国后在瑞金医院北院工作。专业之余,因为喜欢歌唱,他跟老师学习声乐,但更多的是自学。他心中的偶像是闻名世界乐坛的德国男中音大师费舍尔-迪斯考(Dietrich Fischer-Dieskau),收集了许多大师的影音资料,尤其对他演唱的《冬之旅》情有独钟。在开始的第一年,潘隽玮挤出时间跟唱学习,滚动播放大师的歌声,越学越喜欢舒伯特《冬之旅》,越学越体会到费舍尔-迪斯考在艺术歌曲上的深厚造诣,崇敬之情益增。

2012年5月,潘隽玮又在淘宝上购买费舍尔-迪斯考唱片,店主告诉他,就在几天前,费舍尔-迪斯考去世了。潘隽玮大为震惊和难过。为了纪念心中的偶像和师尊,潘隽玮决定要举办一场公益音乐会。于是2012年5月28日,他在瑞金医院工会地下室举办了第一场《冬之旅》音乐会,到场聆听的是医院的声乐爱好者和亲朋好友。这场音乐会颇具反响,由此开启了他公益独唱音乐会的之旅。

十年来,这样的公益音乐会共举办了16场,其中9场演唱《冬之旅》(顺便说一句,在最近二十年中,我在上海听到的《冬之旅》正式音乐会不超过三次,可见其难度之大),其他还有舒伯特《美丽磨坊女》《天鹅之歌》,马勒《旅人之歌》《少年的魔角》,舒曼《诗人之恋》《艾兴多尔夫声乐套曲》等。由此可见,潘隽玮的公益音乐会演唱的都是声乐套曲,对此他是这么说的:“因为我喜欢艺术歌曲,尤其喜欢声乐套曲,对优秀的大型作品充满了兴趣和兴奋。专业人士很可能会想:一个技艺未精的业余小伙子,居然妄想征服这些高峰?!也许我有齐格弗里德(瓦格纳《尼伯龙根指环》中的英雄男高音——笔者注)式的闯劲吧,但我觉得这更像是我的事业和使命;我也不想去征服什么,这些更像是内心流淌出的歌。所以,我要去推动声乐套曲艺术,推动华人的声乐套曲艺术发展,我也希望华人能有自己优秀的声乐套曲。我自己也写诗歌,期待有作曲家合作。”

十周年公益音乐会《冬之旅》原定2022年12月24日举办,但在海啸般的疫情中,潘隽玮和钢琴伴奏搭档先后感染,于是音乐会改到了2023年1月14日。在这场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,潘隽玮不仅脱谱演唱(难度很大,有些专业歌唱家都未必能做到),而且在演唱顺序上又大胆作了新的尝试和突破。听众一般都知道,舒伯特声乐套曲《冬之旅》是根据德国诗人魏尔汉·缪勒的组诗创作的,但未必知道舒伯特在创作时并不是按缪勒原诗顺序谱曲的。这里涉及一系列的因缘巧合,总的来说,缪勒组诗有诗人的逻辑,而舒伯特写成声乐套曲时又有作曲家的逻辑。潘隽玮了解到在已出版的上百张《冬之旅》的唱片影碟中,歌唱家都是根据套曲顺序演唱的,这使他突发奇想:如果按照组诗顺序演唱,会产生什么效果呢?喜欢挑战的潘隽玮于是就在十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次作了尝试,还原了组诗的顺序。据潘隽玮说,这在业界可能还是第一次。

对一位日常工作非常繁忙的医生来说,长年累月抽出时间练习声乐,每

热爱与执著，从《冬之旅》开始

任海杰

场音乐会要做一系列繁琐的准备事务等等,他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但他矢志不渝,就像他在十周年音乐会海报上所写的:“美,是值得传承的”。他在音乐会上的致辞中说道:“艺术的美是高于一切物质属性的,包括医疗的技术层面,包括一切行业的技术层面,而它又与精神范畴的其他正性概念是相通的。”

十年来,潘隽玮非但没有因为业余演唱影响工作,相反有了艺术的滋养和激励,他的医疗水平更上一层楼,工作的干劲更大,现已成为医院的业务骨干,升任为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

这些年,潘隽玮在多地公益音乐会不断拓展其影响力。十年中前三场公益音乐会都是在瑞金医院工会俱乐部举办的,后又相继在柏斯琴行第二音乐厅、上海音乐学院报告厅、知音琴行贝多芬广场音乐厅、微风音乐厅、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音乐厅,直到本次十周年的知音琴行来福士音乐厅。

在演唱形式上,潘隽玮也在不断变化和进步,从最初无伴奏中文版演唱,到2014年2月CD伴奏德文版演唱,到2014年5月现场钢琴伴奏德文版演唱,到2015年起着正式礼服演出。从跟着碟片中的德语语音学唱,到正式学习德语一年多后比较纯正地用德语演唱,并每次为观众提供原词及中文翻译。从看谱演唱,到全脱谱演唱。由此,音乐会的形式也在第十年更完善了。

潘隽玮长期的不懈努力,终于引起了有关专业部门的关注。2022年,他申请加入上海音乐家协会。承蒙他的信任,笔者作为推荐介绍人之一。在提交申请书前,潘隽玮对我说: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爱好者,要加入上海音乐家协会,不知是否够格。我说:在我看来,你对音乐的热爱、你对普及推广古典音乐所做的一切,绝对不亚于专业人士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2022年10月,潘隽玮顺利加入上海音乐家协会。一位医生能成为音乐家协会会员,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。对潘隽玮来说,这固然是一种荣誉与肯定,但更重要的是——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著,那种韧劲,在当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


此白菜和彼油菜

褚半农

知县记载的油菜,同我小时候种的油菜品种是相同的,菜叶和菜剑均可食用,但它不是“藏菜”。

1950年代中期,上海农村开始试验种植“胜利油菜”,后逐渐推广,遂全部替代了彼油菜。新品种的油菜籽产量高,出油率高,但菜叶和菜剑不能食用,同彼油菜完全不同,不可混淆。为区别这两种同名的油菜,彼油菜至今一称“本地油菜”,现只在农民自留地上当作蔬菜少量种植,李先生文中提到的“食用菜蔬”之“油菜”就是。其菜剑吃口优于青菜,将菜剑腌制后的盐卤还可制菜卤,烧成的菜卤蛋口味更是胜于酱油蛋,现在售卖的酱油蛋是一种因没有菜卤而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品。

明清时的地方旧志记载中,“菘”“白菜”的记载中还会出现“箭杆菜”。按照描述,这种菜“茎似箭杆”,每叶起薹,“其

薹谓之菜剑”,与《便民图纂》等的记载一样。从“取其子压油”可确认“箭杆菜”是油菜的另一称呼。书证很多,仅举《正德松江府志》一例:“(白菜)别种茎似箭杆,曰箭杆菜。……冬初种至春生薹,蒴食,旁复生苗作花。夏初取其子压油,谓之油菜。”(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·松江府志》一)清末浦东文化名人秦桢光学识渊博,著述甚丰,他的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中对油菜也有表述:“一种乌菘,俗呼油菜,春蒴其薹为菜剑。……腌作齏,菴藏之,为薹心菜。夏初收子,可榨油。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)与《便民图纂》等的记载一样,也说明“箭杆菜”是油菜而不是“藏菜”。

苏州人袁景澜《吴郡岁华纪丽》中的记载有“邑志皆载:‘藏菜即箭杆菜,经霜煮食甚美。秋种肥白而长,冬日腌藏,以备岁需。’”(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年12月版),文字经校注者添加标点点后坐实了“邑志皆载”,常理告诉我们这种说法不稳。他的引文同《乾隆元和县志》记载就有差别:“藏菜秋种,肥白而长,经霜煮食甚美,冬日腌藏以备岁”(卷十六),况且有的“邑”志没有记载这内容。藏菜也“茎似箭杆”,其薹也称“菜剑”,同样每叶起薹,称其“箭杆菜”似也可以,但叶子形状与彼油菜完全不同,农民也从不将其当作油料作物,只是一种普通的绿叶蔬菜而已。